

悲程三万里（上）

——谨以此文缅怀妈妈

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，走进一个小院子，推开一扇很旧的门，迎面看到妈妈……，惊醒。

妈妈去世半年之后，我第一次在梦里见到她。

一

越洋电话那端，哥哥一声惨叫“妈妈不在了”，让我从此知道什么是晴天霹雳。2002年6月20日晚，妈妈突发心脏病去世。平日，我每隔两三天就给妈妈打电话，她说每次接到我的电话就高兴好几天。就在出事的前一天，妈妈还交代我，人到中年要注意补钙，多吃豆制品、水果和蔬菜。万没有想到，灾难降临得这样突然。

我告诉哥哥，把妈妈的遗体暂存殡仪馆，等我回去。从阿斯马拉到北京，最快捷的航线是乘汉莎航空公司飞机到法兰克福，再转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到北京，路上需要三十多小时。

航班是6月24日午夜。飞行十个小时到达法兰克福，下一个航班是八个小时以后。躺下想睡觉，空调很凉，一会儿就被冻得全身麻木，索性找一个临窗的地方就着阳光看书。乘客川



苟皓东夫妇

作者：苟皓东，现任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
夫人孙丽华，现任中国驻非盟使团外交官

流不息，远处酒吧的电视里正播放足球世界杯半决赛韩国队与德国队的比赛，一路幸运的韩国队最终出局。听到德国人此起彼伏的欢呼声，我突生幻想：也许我正陷于梦魇中，醒来后一切都将正常。

第三天早上到北京，吉成把我接到他家，苏莉已经把热腾腾的面条端上了饭桌。这些年，我们夫妇天南海北到处走，有这些亲兄弟姐妹一样的好朋友，总觉得北京很让人留恋。妈妈曾经对我说，你的这几位朋友值得一生交往。

傍晚上火车去安

徽淮南，次日清晨到。下了火车，爸爸、哥哥和洪涛表弟在外面等。爸爸稀疏的白发很蓬乱，苍老瘦弱，我几乎不忍看他。

二

这座城市是我的出生地，在我心中却很陌生。我未满月就被送到凤台县乡下奶妈家，一岁时被过继给河南的大姑和姑父——后来改称大伯和娘（河南固始县一带对父母的称呼），我在河南的小县城和农村里长大，直到上大学离开。十岁之后独自去过淮南几次，搭民船要走几天几夜，经过王家坝、南

兆集、正阳关和凤台县等地，偶尔想起浆声灯影里那些往事，仍会激活那个年龄本不该有的孤独感觉。乘长途汽车要在阜阳和凤台过夜，小旅店肮脏嘈杂，我吃苦耐劳不怕脏的基本功就是在那些旅程中炼就的。车船经过凤台县，我就想起奶妈，妈妈说我长得像奶妈，尤其是皮肤黑。青春期一度对自己的身世有些敏感、苦恼甚至非常伤感，那种感觉很复杂，一般人体体会不到。上大学、工作、结婚，一晃很多年过去了。大伯和娘、爸爸和妈妈都退休后，我和老人们在

一起的时间逐渐多起来。我到河南看望大伯和娘，他们年迈已不胜旅途辛劳；爸爸妈妈经常到合肥哥哥那里小住，我和他们团聚多是在合肥或北京。算起来，过去的十年里我只去过淮南一次，难道我是下意识地躲避这个城市？

对于妈妈，我是归来的游子——我离开她太远、太久了。我对妈妈在感情上的皈依，使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心里充满了感恩。妈妈老了，对子孙的牵挂越来越深。我和华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把毛儿放在九江由他姨妈带。妈妈不放心，一个夏天里两次去看孙子。妈妈出门就发懵，却一个人从安徽淮南乘长途汽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到江西九江。皖南和赣北的三伏天，火炉一样，我无法想象妈妈这一路吃的苦。上次回国休假，妈妈听说我们在非洲吃不到豆制品，十月份的连阴天，她想尽办法晾干了几斤豆腐丝让我带上。她知道我惦记着奶妈，就托退休的二舅去凤台县寻访。好几十万人口的大县，四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依稀的线索是，奶妈的丈夫可能姓熊，曾当过乡村教师，1958年被划